

◎山河志

庐江看水

洪放



汤池虎凹

周圣祥作

夜里，蛙鸣如鼓，蛩鸣如弦。听着听着，竟在这蛙鸣与蛩鸣声中，听出了水声。那水声仿佛这是这浩大的蛙鸣与蛩鸣的背景，幽深，且藏着令人遐想不尽的诗意。我想象得出那样的一种画面——无数的蛙，在水边的青草尖上，荷叶边上，苇子叶上，照着月光，浅吟低唱；各色的小虫，或在水边的草地上静立，或在岸上的树梢上走动，各现姿态，尽抒幽怀。蛙鸣和蛩鸣都是古老且进入过典籍的，它们被更浩大的流水所承载，因此，汇合成了一部虎凹月夜的动人交响。

这是庐江。皖中大别山的余脉。我喜欢这个“余”字，极具意味，蕴含着绵延与广大，却又以逶迤的山水来曲折呈现。庐江这个县名，是个特例。一块没有江的土地，却冠之庐江之名。此中历史之漫长，考证之复杂，可以写成长文。我来庐江，只是知道庐江确实曾是一条江，不过，它在皖南的率山之侧，甚至有可能是赣地庐山边的古庐江；庐江县名最初即与此江有关。因此江，江南大片土地，包括江北的一部分土地，被命名为“庐江郡”。而到了汉元狩二年，庐江郡治移到了江北现在庐江大地上，从此，“庐江”名成为这块土地的专属。

虽然没有江，却众水汇聚，河流纵横。整个大地，被河流引领。大地上的万物，也被水声所系。一如在这虎凹，深夜，水声弥漫。庐江的面目，因之而一层层地揭揭开。

天空不高不低，正是初夏。恰如一朵花，正开在将要热烈之时。此种情景，最为动人。我记起刚才沿着虎凹那边的水行走的脚步声。那是我一个人的，又是所有今夜进入虎凹的人。脚步踩在水边的石头上，而眼睛却从水上望向远处的如同淡墨的群山。这水，该是从哪座山头流下？又携带了多少山间的故事？远望山间，隐隐约约，似有光亮。是灯光？是流萤？是行走的野火？它们都被水所缠绕，又被水所浸润。最后，所有的一切，都随着水流向这山下。有了水，万物就鲜活了，就澄澈了，就透亮了。因之，虎凹这月夜，也随之鲜活、澄澈和透亮了。

虎凹的水，是庐江众水中的一支。它在这庞大的民宿群前，驻足停留，形成了一座水库。月光之下，水库静置如砚池。我读其由近及远的波纹，似读庐江两千年的厚重。山水塑造一地风物，也塑造一地人情。庐江人温厚，坚韧，又宽广，通达。既有古君子的儒雅，又有新生代的活泼。我多次进入过庐江那大别山的余脉，想起这些山中，有欧冶子铸剑的冶父山，有巢湖之源的牛寨山，有两峰并峙的寨基山，有烟火氤氲的岱整山，有让人回首的东顾山……这些山都一代一代的，就成了庐江人的骨头。而庐江的水，像青帘河，杭埠河，兆河，曹王河，西河……还有从名字上就让我心动的白石头河，以及无数没有名字的小河，它们共同构成了庐江人的血肉。庐江看水，就是看这片土地的脉络，看这里人的心思，看从这些骨头与血肉上，生长出来的过去、现

在和未来。

沿着三冲河，那些山光水色，千百年来不断被改造，被破坏，被践踏。但现在，它们又被重新复原成了古老的模样。山上那座古老的山寨，早已被茂密的丛林所遮掩，只有零散的基石，犹如史书中隐隐带过的一笔，使人能感知早已湮没的烽火。但河水中，却时不时地翻起一朵朵历史的浪花。到庐江看水，就能看见那些发黄的册页，也能看见那些远去的人。遥想当年，那个丰姿美瞻且雄才大略的周郎，是否也曾在这庐江的水边徘徊，吟咏？黄陂湖那连天的波光中，是否还闪现着周郎的英发之姿？

庐江看水，一树一花一果皆是水的杰作。果树老街那棵上千年的银杏树，上面正结着青青的白果。我将耳朵贴在巨掌般的树干上，却听见了树身中那汩汩的水声——还有那长在后院中的700年的古茶树，据说每年茶花开时，直径30多米的树冠都被花所覆盖。我看向古茶树的根部，它深深地扎在土地里，而离它不远，是一条随意的水流。水，沉静地漫上树根，漫上树干，再漫上树叶，最后随着一朵朵硕大的茶花，到达它生命的灿烂。

同样灿烂的，还有庐南川藏线100多公里中随处可见的金黄的剑叶金鸡菊。它让我一再地想起成片成片涌动的向日葵。金黄是热烈的，同山间草木间缓慢的流水，形成了一明一暗的默契。巴滩河是贯穿这条美丽线路的主要河流，它时隐时现，时断时续。但是，整个庐南川藏线上，却时时能听见流水声，转过六道弯，眼前忽然一亮，那正是一匹挂在山腰的流水；而站在黄山寨前，山坳里静静卧着的，依然是那一汪流水；流水环绕着山峦，山峦又亲抚着流水。流水最终流入黄陂湖。据说到了秋天，众水汇聚的大湖，芦花飘荡，鸥鸟翔集，特别是黄昏，一湖夕阳，万顷文章。湖天深处，古往今来的无数帆影，逐渐消失在远方。

关注之水在矾山古街中，一睁眼就流了1000多年。千年的时光，于一个人，漫长复漫长；而于流水，则不过一瞬而已。流水看着一切，容纳着一切。所谓兴衰，所谓升沉，都只是流水中的一脉微光。矾山镇自唐代就因盛产矾矿著称于世，因矾得名，因矾成镇，采石熬矾有上千年历史。矾矿边上有老上老街，“老上”意为老矿之上。老街上的车辙，深的有3厘米。流水知道这些车辙深处的悲欢。然而，水流不语。我沉默着走过老街，矾矿那8个高大的焙炼炉，如今正在修复。20多年前，为保护生态环境，矾矿停产，曾经繁华的老街一度沉寂。20多年后，我们站在满眼青翠的矾矿遗址上，一边看着这座“中国工业遗产”的历史，一边看着矾矿文旅小镇的崛起。

老上古镇上，一位早年曾在矿上工作后来回到上海的老矿工，正缓步行走，追寻着往日的记忆。他看着夹注河的流水，仿佛看见了自己当年的影子，正在水中晃动——那晃动中，有青春，有爱情，有亲情，有奋斗，有遗憾，更有欣慰与向往……

庐江看水。水润庐江。

阳光像一张金色绒被，轻柔地覆盖苍绿的山梁，碧玉般的瓦白果水库平静无波，山雀掠过山谷，洒下一串清脆的鸣叫。云南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新化乡莫拉代村老沐家杀鸡宰鸭格外热闹，凤仙大妈一边忙碌一边引颈远望，她在等她城里的“老姊妹”阿焕一家子。

3辆车顺盘山公路蜿蜒而来，从车里走下来老老小小11个人，大包小包的礼物惹得周围的邻居来瞧热闹。凤仙和阿焕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，久久不舍得松开。她们结姊妹时都还梳着油亮的辫子，如今已年过花甲、两鬓斑白了。

阿焕的目光依依地拂过门前繁茂的几株大梨树，落在房屋上：方正宽敞的两层小楼取代了低矮的小黑屋，两间畜圈单独盖在房子对面，圈养着几头肥猪、两头肉牛。遇上国家好政策，在扶贫搬迁安置中，莫拉代整村新建，凤仙一家才有了这套整齐漂亮的新房子。屋里明亮整洁，摆放着冰箱、电视、沙发等现代家电家具，方桌上摆满糕点糖茶和时鲜水果——如今交通便利了，物资流通便捷，天南海北的物产都能聚在一张深山农家的桌上。儿女们摆开碗筷准备开饭，孩子们在屋外奔跑欢笑，阿焕和凤仙聊着家常，历久弥新的情谊，甜醉着一对老姊妹的心。

1986年秋，七八个人的一支小队相约着从莫拉代大山脚河谷出发，她们肩挑筐、背扛箩，一路向上攀爬，晌午才到达山梁上的莫拉代村。大部分人很快被各自的“老姊妹”欢天喜地接走了，只有年轻媳妇阿焕留在了村口，有些不知所措，这是她第一次跟同村的婶子大妈们来山里，她还没有结交到“老姊妹”。20世纪90年代以前，莫拉山中众多村寨交通不便，农产品只能自产自销，或攒到赶街天交易，人们到物产不同的寨子交朋友、互换物资，男的叫打弟兄，女的叫结姊妹。义结金兰是一件严肃慎重的事，需要得到双方长辈和亲友认可，结义后双方往来如同亲戚，甚至两个家族利益相关、互通婚。

阿焕踌躇了很久，慢慢地走到一幢土屋前，一位阿妈正在门前砍南瓜，牙没剩几颗了，漏着风问：“小因，你从哪点来哇？坐下歇歇吧。”阿焕卸下沉重的背篓，取出大米、菜蔬和肉干给老人：“阿妈，我从山下依施河坝子上来。”“难为你背得动这么多！”阿妈满脸的皱纹笑得像菊花，指着门前硕果累累的梨树说：“你上去扯梨吃，甜呢！多扯

我在悉尼康士比一住就是20多年，确实对此地“情有独钟”。这里有一座堪称庞然大物的水钟，这座水钟不仅是康士比的地标，也是悉尼的景点，更是全澳大利亚独一无二的艺术品。

康士比是悉尼的北部重镇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刚到悉尼不久，便在康士比就读移民英文班。第一次下火车，还没进教学楼，就看到吃立在商业街中心的那座喷着水花的巨钟，有点像电影《罗马假日》许愿泉的味道呢。

英文班的老师说，这座水钟刚刚落成，就给你们布置个作业吧。第一堂课，女老师带着我们参观，并让不同肤色的我们描述一下这座水钟。大家围着水钟七嘴八舌，说着不同的感受。

水钟是一座8米高、20吨重的铜制水雕塑，名为“人类、时间和环境”。记得当时正值傍晚，微弱的灯光下，这古铜色的庞然大物给人一种神秘感。有人说，它像一棵树，老鹰、鹦鹉、蝙蝠正栖息在枝头；有人说，它像一架竖琴，风把那排金属管抚摸得叮当作响。金发碧眼的老师笑笑说，你们不妨多看几眼，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。

后来，我搬到了康士比居住，每天出门上下班，都必须经过这座水钟。想起老师的话，就留了个心眼，真的多看它几眼。有时，我觉得它像个水塘，一对母子伴着塘鹅在戏水；有时，又觉得是喷泉，喷涌的水柱正洒落在水面上的12个罗马数字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不断有新的发现，比如古希腊的面谱、爬行的“蜥蜴”，竟然还有中国的大肚佛。中国佛像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中很普遍，但出现在西方的艺术品中却很新鲜。

些背回去。”她欢喜这个嘴角带笑手脚麻利的小媳妇，不停地问，你属相是哪种？家里几口人？嫁人没有？娃娃几个了？

阿妈留阿焕吃南瓜饭，把锅里不多的几片腊肉全夹在她碗里。阿妈说家里孙媳妇凤仙跟阿焕年龄相当，问她愿不愿意跟凤仙“打老姊妹”，但今日凤仙没在家，夫妻俩包了冷饭进山做活去了，天黑才回得来。太阳刚开始往山后偏移，河谷来的女人们邀约下山回家了，阿妈在阿焕的背

◎人世间

阿焕和凤仙

李坚



彝族女人

哈定作

箩里塞满了五丫梨、花金豆、干蕨菜，还有一罐治疗腿脚疼痛的大黑蜂、鹿哨木泡酒，都是坝子里没有的稀罕物。阿焕拿了一张未曾谋面的“老姊妹”的照片，留下家里的地址，向阿妈千叮万嘱，叫凤仙腊月里去她家杀猪吃。盼到年底，凤仙果然来了。她们补办了结姊妹的仪式，同盅喝酒，分吃同一只鸡的翅膀和鸡脚，并交换了头绳和水梳。

刀耕火种的年代，植物野蛮，兽类横行，在大山里讨生活的人必须奋力砍杀，才能保有一片生存之地。阿焕家在水土肥沃的坝区，她粗通文墨又勤快灵巧，田地里种水稻、种菜、喂

约了，几次赶新化街子，也都没有遇上姊妹，她向莫拉代村的人打听凤仙生了个胖小子，刚出月子，走不得远门。阿焕如释重负、喜笑颜开，赶紧背着鸡蛋、红糖、糯米上山，亲热地地和老姊妹住了几天。“我在河头妹在脚，今日相聚在村口，黑炭换得白米饭，想你念你水长流……”凤仙怀抱奶娃娃，唱着山歌小调，把阿焕送了一程又一程。

情谊深厚的往来止于1993年。阿焕的丈夫转正之后调往另外一个乡镇工作，阿焕拖儿带女地搬家去一起生活，阿焕也靠安置政策成了工人。交通阻隔，工作繁忙，电讯不通，她们断了联

某天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是4种不同风格的古钟组合。有英格兰的琴钟、希腊的漏钟、瑞士的摆钟以及中国的水轮钟。我真佩服这水钟的设计者和制作者，把不同时空的东西方古典钟式糅合在一起，以水为动力，以水为连接，形成一个前后左右都可以观赏的立体巨雕。它简直就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一种形象展示。

按中国人的风水观念，水为财。自有了这水声哗哗的水钟后，康士比平添了几分生气。水钟就在购物中心广场，许多购物者经常靠在水钟的池边歇脚。也有些推着童车的母亲们，围在一起交谈。每天更有三三两两的游客前来观钟，甚至还有一车车的旅行团，有手持摄像机的韩国老年团，有身穿枫叶T恤的加拿大青少年。

每到集市日，水钟周围摆起一个个档档。小贩的叫卖声与水钟的水流声此起彼伏，好不热闹。有时，水钟旁搭起了舞台，响起



时钟与鲜花

网络图片

系。阿焕挂念她的彝家老姊妹，常跟孩子们念叨，偶有亲友传来消息，陆续知悉莫拉代村早已不打猎、不烧炭，搞起了种植养殖，凤仙家种了苞谷、烤烟、水蜜桃，生活日渐好转。凤仙夫妻俩偶尔背着物产沿箐而下，到阿焕的村庄走亲戚——阿焕家搬到集镇生活后，房屋和田地留给叔伯家栽种，阿焕留在土地上的亲人，也以亲友般的诚挚招待凤仙一家。

2009年，凤仙拥有了人生的第一部手机，第一通电话就是打给她的老姊妹阿焕，情谊穿越万水千山重新接通，那些一起摘五丫梨、背煤炭、下田插秧、过年一起穿了新衣去赶场对歌的日子，又回到脑海里。此后十来年，两个老姊妹只能打电话互通消息，无法跨越山河寻亲——孩子们工作忙碌，阿焕退休后承担起照料儿孙的重任，一天也走不脱身。女儿们知道妈妈的心事，打听到莫拉代村刚修通水泥路，就组织了这次时隔多年的会面——历经岁月依然相互牵挂的质朴深情，值得热切的奔赴和纪念。

夕阳西斜，山风锋利，凤仙端出铜盆，燃旺了炭火。旧时哀牢山彝族人家家家都有一口火塘，一年到头柴火不灭，取暖照明、做饭熬酒、煮茶闲谈，甚至商量重大决策、调解矛盾纠纷，都离不开火塘。在哀牢山区彝族人民的发展史当中，火塘是一个家庭、整个民族的精神，火塘兴旺，日子也就红火。如今，依靠脱贫攻坚政策修建起来的新房子不再搭建旧时火塘，做饭、照明、取暖采用更加便捷清洁的沼气或电，但家家户户还是会保留一只铜盆，在尊贵客人到来的时候燃起一盆旺旺的炭火。两个家族十几口人围着火盆，一边烤火，一边闲聊，火塘边的铁网上烤着糯米粑粑、橘子、百抖茶，香气满屋，温暖的焰火照亮了墙上的石榴籽图画。

新化，意为新近开化之地，明清两代曾派任州官和兵丁在此戍边。在莫拉代、瓦白果等彝族山寨，村民大多为普、丁两姓氏，凤仙娘家姓祝，夫家姓沐，是戍边兵士与当地土著民族结合的后代；而阿焕家上溯400年，老祖宗却是随军南下屯兵戍边的南京人。悠悠历史烟云，百年弹指一挥，当初的氏族在岁月中弥合交汇，在同一片山水中休戚共生。爱与生活是更为温和、深刻和长久的力量。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，正是凭借这股力量，在同一片天地里融嵌，于岁月长河里枝繁叶茂。

了音乐。节日或周末，有艺人穿着长筒水靴踏入池中，双手挥舞弹拨水钟的琴弦。这个水钟有17个音符，音色丰富，动听的旋律萦绕广场。

每年圣诞节，水钟必是圣诞音乐会的最佳举办场所，红帽绿衣的圣诞老人，成了小孩们最受欢迎的人物。有次节庆活动，我还见过两位中国人登台表演京剧。那大红大绿的戏服，那刀光剑影的功夫，还有那密集的锣鼓点，直把水钟周围的外国人看得一愣一愣的。

华洋共处，与水钟相映成趣。水钟所蕴含的中国元素，似乎也为康士比带来越来越重的中国味。

我刚搬到康士比时，华人并不多。那时这里只有一家中餐馆“广东楼”，一家华人超市“老友记”。进入新世纪后，我忽然发现，每天上班的路上，华人多了起来。因自己是报人，每天经过路边的书报店，都要进去瞄一眼份华文日报的销售情况。一天，书报店的洋老板变成了华人夫妇。如今，水钟周围不仅有粤菜馆，还有川菜、川菜、川菜、西北菜等各种风味肆肆。华人超市、华人美甲店也多了起来。

在悉尼北部，康士比已成了第三个华人聚居区。我们这些移民初来乍到，一般生活都比较紧张，工作比较辛苦，空闲之时看看水钟，倒也感到一种放松。现在一些人退休了，可以放任儿孙们去亲脚，便有更多时间与水钟“亲密”。

每天清晨，水钟沐浴在阳光下，金灿灿，光闪闪，冒出腾腾热气。黄昏，晚霞笼罩在水钟上，又透着宁静。日出日落，年复一年，水钟记录着康士比的欢乐时光，也见证着华裔移民的生存发展。